栗谷全書

三十二

附錄

共三十七

へ16
2426
32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三目錄

附錄一
世系圖
年譜上

樂善齋

和 2426 37-32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三

附錄一

世系圖

世	名	事蹟
一世	敦守	李氏系出豐德郡之德水縣高麗朝中郎將
二世	陽俊	保勝將軍
三世	劬	閤門祗候賜紫金魚袋知三司事事見東國通鑑
四世	允藍	民部典書贈僉議政丞德水府院君
五世	千善	恭愍朝誅奇氏有功
六世	仁範	政堂文學藝文館大
七世	揚	入我朝工曹參議
八世	明晨	知敦寧府事謚康平

守司空柱國樂安伯 諡良簡

提學

贈判書

九世 抽
知溫陽郡事 贈議政府左贊成

十世 宜碩
慶州判官 贈司憲府大司憲○以下三世之贈皆以先生貴也

十一世 蕆
贈議政府左參贊

十二世 元秀
字德亨 司憲府監察 贈議政府左贊成 悃愊無華 休休有古人風 夫人平山申氏 贈貞敬夫人 己卯名人進士諱命和女 少通經書 能屬文 善繪

十三世 珥
即先生 序第三 夫人盧氏無子 側室二男 景臨景鼎 ○夫人谷

十四世 景臨
敎官男 稱穧秬秋

十五世 穧
參奉無子 子秬男厚蒔

秬
男厚蒔 厚基

十六世 厚蒔
別提男 繼早夭 以朝命 子厚樹男 綎

厚蒔
出後

事針線刺繡皆極精妙 天資純孝 志操端潔 寡言愼行 婦德成備 生四男 長璿參奉 次璠 次珥先生 季瑀監正

山大姓宗簿寺正慶麟女生於嘉靖辛丑性仁慈和順十七歸于先生逮先生喪雖三年之後朔望必哭奠壬辰倭寇家人請避兵夫人日吾喪所天已八年吾命已頑何可偷生至先生墓側堅不動五月十二日竟殉節於墓前事

景鼎 男稔穉

秋 男厚植厚樹

穪 男厚發

稔 男厚蔓

穉

厚基 男綸

厚植 男緍組

厚樹 察訪男綖縝繒

厚發 男料總

厚蔓 男纘紬紇

聞旌閭復戶

十七世

綖 僉知男敦五鎮五行五徵五

繼 生員無子子綸男敘五

十八世

敦五 參奉男伯仲備

鎮五 縣監男偲億

行五 男佇

徵五 男儉

敘五 主簿男彥翕彥愈彥會

十九世

伯

仲

備

偲

億

佇

儉

彥翕

彥愈

綸 男敍五德五錫五

縉 男贈佐郎敬五寬五星五亨五命五

敍五 出後

德五

錫五

敬五 男倣休健伋

寬五 男俠佖

星五 出後

彥會

倣

休

健

伋

俠

佖

絙 無子子縉男星五

縝 無後

繒 進士男采五

紏 男愼五

總

纘 男章五修五

緗 無子子纘男修五

命五

亨五

星五

采五 男儼

愼五

章五 無子子修五男徹

修五 出後

修五 男偲偉徹儀

儼

徹

偲

偉
徵 儀 後出

文五

紞 五男 文五

年譜上

丙申 大明世宗皇帝嘉靖十五年 我中宗恭僖大王三十一年
十二月丁未 二十六日寅時 先生生于江陵府北坪邨 即先生外氏第
是年春母夫人夢到東海有神女出自海中抱一
童男肌膚玉潔神彩動人置夫人懷中遂有娠將
降之夕又夢黑龍自大海飛到寢舍蟠于廉廡間

娠而先生生焉故小字見龍蓋自有娠至是十有
二朔也
丁酉 十六年 先生二歲
戊戌 十七年 先生三歲
學語便知讀書一日外祖母李氏以石榴試先生
曰此物甚似對曰所謂石榴皮裏碎紅珠者也聞
者奇之
己亥 十八年 先生四歲
庚子 十九年 先生五歲
母夫人嘗疾劇一家奔遑先生潛入外王父祠堂
禱之衆驚異相與慰解而抱歸一日大雨前溪漲

溢有行者渡而躓幾危人皆拍笑先生獨抱柱憂歎其人獲免乃已其誠孝仁愛之心天性然也

辛丑 二十年 (先生六歲)

自江陵隨母夫人歸京第 (第在壽進坊)

壬寅 二十一年 (先生七歲)

作陳復昌傳

略曰君子德積於內故其心坦蕩蕩小人荏蓄乎內故其心長戚戚余觀復昌之爲人陰懷戚戚陽欲蕩蕩使斯人得志異日之患庸有極乎時復昌在比鄰而有時譽後果起士禍○先生始受學於母夫人間就外傅不勞而學日就至是文理該貫四書諸經率皆自通

癸卯 二十二年 (先生八歲)

登花石亭有詩曰林亭秋已晩騷客意無窮遠水連天碧霜楓向日紅山吐孤輪月江含萬里風塞鴻何處去聲斷暮雲中 (亭在坡州栗谷)

甲辰 二十三年 (先生九歲)

嘗覽二倫行實至張公藝九世同居慨然慕之曰九世同居勢或有難至於兄弟不可離析乃手畫兄弟奉父母同居之圖以觀之又好撫前古名賢將相事實題其姓名記其行蹟次第彙分以爲玩慕之資雖嬉戲之事無一不出於正

乙巳 二十四年 仁宗榮靖大王元年○先生十歲

丙午 二十五年 明宗恭憲大王元年○先生十一歲

贊成公疾革先生刺臂進血泣禱于先祠請以身代疾乃愈

丁未 二十六年 先生十二歲

戊申 二十七年 先生十三歲

中進士解

時銀臺諸公招見之有一人年同者頗有自矜之色先生則自如人已知爲大器也自是文章日就聲聞藉藉而專意學問不屑於此

己酉 二十八年 先生十四歲

庚戌 二十九年 先生十五歲

辛亥 三十年 先生十六歲

五月丁申夫人憂葬于坡州斗文里紫雲山

時贊成公爲右水運判官先生從往海西還到西江聞訃喪祭一遵家禮廬墓三年不脫衰絰躬執祭饌雖洗滌等事不委於僮僕

壬子 三十一年 先生十七歲

撰先妣行狀 見原集

夏服闋申心喪

癸丑 三十二年 先生十八歲

秋終心制行冠禮

甲寅三十三年 先生十九歲

與牛溪成先生定交

成先生長於先生一歲而初欲師事之先生辭焉
遂定道義之交相期以聖賢事業終始無替

三月入金剛山

先生自少爲學專用心於內以收心養性爲本其
在內艱孝思罔極不能自制殆至毁性偶看釋氏
書遂有以妄塞悲之意因染禪學欲謝人事而一
試之至是遂作金剛之遊以書留別諸友其畧曰
氣者人之所同得而養之則役於心不能養之則
心爲氣役氣役於心則一身有主宰而聖賢可期
心役於氣則七情無統紀而愚狂難免古之人有
善養者孟子是也人之有志於窮理盡性者捨此
而奚求哉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樂山水者
非取其流峙而已取其動靜之體也仁智者之所
以養氣者捨山水而奚求哉○一日遊小庵見老
僧答問因贈一絕有魚躍鳶飛上下同這般非色
亦非空之句 幷小序見原編 ○嘗至深處靜坐凝思至忘
寢食者久之一日忽思以爲佛氏戒其徒勿作增
減想者何意也因究其所以戒之之意蓋其學無
他奇妙只欲截斷此心走作之路凝聚精神以造
靜極虛明之域故假設話頭使之依靠下功而又

恐人先知此意則著功必不專精卒無所得故又設此禁而誣之也遂疑其學之邪復取聖賢書而溫繹之知其說之眞不我欺也始乃大悟束裝而歸

乙卯 三十四年 先生二十歲

春往江陵

著自警文

凡十一條其第一條曰先須大其志以聖人爲準則一毫不及聖人吾事未了云

丙辰 三十五年 先生二十一歲

春還京第

對策魁漢城試

丁巳 三十六年 先生二十二歲

九月聘夫人盧氏

星州牧使諱慶麟之女也盧公性峻少許可惟於先生愛重甚篤待以師友每事必咨焉

戊午 三十七年 先生二十三歲

春謁退溪李先生于禮安之陶山

時先生自星州向江陵遂歷謁仍呈一律云溪分洙泗派峯秀武夷山活計經千卷生涯屋數間襟懷開霽月談笑止狂瀾小子求聞道非偷半日閒退溪先生和云病我牢關不見春公來披豁醒心

神始知名下無虛士堪愧年前闕敬身嘉穀莫容稊熟美遊塵不許鏡磨新過情詩語須刪去努力功夫各自親醫二日而去退溪與趙士敬穆書曰某來訪其人明爽多記覽頗有意於吾學後生可畏前聖眞不我欺也曾聞其太尙詞華欲抑之不令作詩去日朝雪作試使吟詠倚馬出數首詩則不如其人然亦可觀在江陵時退溪先生寄書及詩曰從來此學世驚疑射利窮經道益離感子獨能尋墜緖令人聞語發新知又曰歸來自歎久迷方靜裏才窺隙裏光勸子及時追正軌莫嗟行脚入窮鄕書曰世間英才何限只爲不肯存心於古

學滔滔盡然如君高才妙年發軔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又書曰足下行年甫弱冠耳而穎脫如許不可謂失學而倘且云然者豈不以所學有差同於未學也耶悟前非而思改又知從事於窮理居敬之實可謂勇於改過急於向道而不迷其方矣聖遠言湮異端亂眞古之聰明才傑之士始終迷溺者固不足論矣程伯子張橫渠朱晦菴諸先生其始若不能無少出入而旋覺其非噫非天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脫洪流而返眞源也哉往聞人言足下讀釋氏書而頗中其毒心惜之久矣日者之來見我也不諱其實而能言其非今見兩書

之旨又如此吾知足下之可與適道也云云○與退溪先生講論主敬功夫大學定靜安慮及敎情之義程子格物之說朱子存養省察之訓與四皓出處聖學十圖可疑處竝見原編

冬魁別試解所對天道策見原編

考官鄭士龍梁應鼎諸人見先生策曰吾輩經思數日始構此題而李某之短晷所對若此眞天才也

己未 三十八年先生二十四歲

庚申 三十九年先生二十五歲

有書韓長興敍後語及至夜書懷古詩竝見原編

辛酉 四十年先生二十六歲

五月丁贊成公憂

合葬于申夫人墓居憂諸節一如前喪

壬戌 四十一年先生二十七歲

癸亥 四十二年先生二十八歲

秋服闋

與近塋諸士夫脩風樹契以寓永慕之情

甲子 四十三年先生二十九歲

春哭聽松成先生

有祭文後又撰行狀竝見原編

七月中生員進士

八月中明經及第拜戶曹佐郎
魁監試兩場文科發解又魁生員及文科覆試
殿試蓋前後居魁者凡九唱榜之日市童擁馬曰
九度狀元公也
承
命製進　御題律詩
上聞先生才名召至闕內命題釋褐登龍門三十
韻先生立就以進　上嘉賞錫賚特優詩見原編

(乙丑)四十四年先生三十歲
春移禮曹佐郎
八月上疏論妖僧普雨又疏論尹元衡疏並見原編
九月以黃腸木敬差官往關西冬復　命

十一月拜司諫院正言上疏辭不　許
自此屢入臺垣多所論列請擇太學官袪銓曹請
託革兩宗禪科糾劾邪枉不憚貴近時人韙之

(丙寅)四十五年先生三十一歲
三月復拜正言
五月與同僚上疏論時務三事
請正心以立治本用賢以淸朝廷安民以固邦本
正心之目有三曰立大志勉學問親正人用賢之
目有三曰辨邪正振士氣求俊乂安民之目有四
曰詢瘼寬一族選外官平獄訟　上嘉納
冬拜吏曹佐郎

時仕路溷濁清議不行先生慨然以循公絕私激濁揚清爲務流俗多忌之

丁卯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 先生三十二歲

六月 恭憲大王昇遐 上退溪先生書論 國葬

大行大王之葬當在十月而日官以爲不吉大臣議以九月葬儒生上疏譏其渴葬 王大妃命以十月葬大臣猶難之先生聞之歎曰諸侯五月而葬先王之定制也古者未聞擇月也 慈殿明燭正理而大臣不能將順其美反以左說爲重大臣之無見如此時事可知時退溪先生曾已承 召入京至是將辭疾退歸先生面請曰 幼主初服時事多艱揆之分義不可退去退溪答曰道理雖不可退以吾觀之不可不退身旣多病才亦無能爲也先生曰若先生在 經席之上則爲益甚大夫仕者爲人豈爲己乎退溪曰仕者固是爲人若利不及人而患切於身則不可爲也先生曰先生在朝假使無所猷爲而 上心倚重人情悅賴此亦利及於人也後又移書勸留幷論 國葬事略曰聞自 上改擇葬日此誠美意也在下之道似當將順陰陽拘忌明者所不道古昔聖賢豈不謹於安厝而必以五月葬耶禮曰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葬期旣近卒哭又促甚爲未安明公雖一日在

職當盡一日之責此事不可救正乎未幾退溪竟南歸○時守宰貪汚民生困悴先生謂 新服之初正是振作之幾言于長官欲精擇初入仕以爲擇守令之本而一循公議禁絶請託之弊長官面諾而不能用先生歎曰痼疾誠不可醫也

製進 大行大王挽詞 見原編

九月與六曹郞官上疏論沈通源 疏見原編

十月復奇高峯書

奇高峯大升以大學止至善只屬於行處又以明明德非窮理盡性先生辨之曰至善云者只是事物當然之則也統而言之則知行俱到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方可謂之止至善分而言之則於知亦有箇至善於行亦有箇至善知到十分恰好處更無移易則謂知之止於至善行到十分恰好處更無遷動則謂行之止於至善若如來敎則於行只有至善而於知無有至善有物必有則知是何物而獨無至善耶若以知爲非物則明德且謂之物知獨非物耶且來敎所謂明明德雖盡猶未到窮理盡性者尤爲未安明明德之目有格物致知此則窮理也有誠意正心修身此則盡性也若如來敎則大學功夫雖極盡而猶未至聖人也夫如是則孔子何不敎人以至極之道而乃敎以第

二等之學使人雖盡其道只做第二等人耶來敎又以爲能得爲不惑地位故明明德未到窮理盡性地位此亦太固先儒之說各有所指不可執滯也能得固有淺深就其淺者言之則不惑亦可謂之能得就其深處言之則非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則不可謂之能得之極功烏可判大學之極功止於不惑而終不至聖人地位耶且顔子未盡正心功夫云者豈意高明亦有不合也且道聖人只盡其心性之分耶抑加毫末於心性之分耶若曰聖人於心性上又有加焉則顔子可謂畢心性之極功矣若曰聖人不加毫末則顔子固有一毫未盡處矣心正之極功旣未畢則心之知亦有一毫未盡處矣且聖人之從心所欲者心所欲皆天理故也顔子之未得從心者心所欲有時非天理故也此所謂非天理者就其至精至微處言之耳非謂顔子便有惡念也旣不得從心所欲則不可謂之盡其心性之分也夫所謂聖所謂化所謂神者非渺茫怳惚之謂也只是盡其心性之分而已若曰顔子旣盡心性之分而猶未化則是聖人之德必有贅於心性也烏可哉若曰顔子旣畢心正之極功而猶未盡心性之分則大學功夫落在第二等矣且高明以爲明明德旣盡然後方可止於至善

珥以爲明明德之止至善此說雖不大悖若學者不察以爲明明德既盡然後又求止至善功夫則豈不大錯耶且來教所謂至善非中者亦未安至善乃天然自有之中也聖賢之說雖各有所指而名之者其實一也若皆二之則既有至善又有中又有當然之則學者將何所適從耶

戊辰二年宣祖昭敬大王元年○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拜司憲府持平

四月哭外舅盧公

盧公將卒家人問後事公曰有叔獻在必能善處其後先生請於外姑曰舅氏無嫡子只有二妾子分財不必用嫡庶分數之法乎均以分可也兩女壻感其言皆從之

五月與牛溪先生論至善與中及顏子格致誠正之說

牛溪先生以中爲體至善爲用且以時中之中爲率性之道先生以書辨之曰至善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統體之太極也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以此觀之至善之體非未發之中耶

至善之用非事物上自有之中耶蓋至善之體卽未發之中而天命之性也至善之用卽事物上自有之中而率性之道也止於至善者卽時中之中而修道之敎也至善之上分性道而著敎字不得者至善是專指正理不兼人事而言故也中字上通性道敎而言者中字兼性情德行而言故也兄乃以中爲體以至善爲用無乃未安耶且兄以時中之中爲率性之道似亦誤時中是修道者也若以此爲率性之道則道乃因人而有者也烏可哉且未發之中只是吾心之統體一太極也不可便喚做理之一本處易有太極之太極也兄所謂以吾心對事物而言則吾心爲體事物爲用者甚是但以吾心對天道而言則天道爲體吾心爲用矣統體中也有體用各具中也有體用以易有太極之太極觀之則吾心之一太極亦是各具中之統體也易有太極之太極乃統體中之統體也易有太極之太極水之本源也吾心之一太極水之在井者也事物之太極水之分乎器者耳若以至善只作器中之水則是舉其用而遺其體也以中只作井中之水則是執其體而昧其用也皆不成道理矣若曰至善與中同實而異指至善卽吾心與事物上本然之中而專指正理而言中卽不偏不

倚無過不及之正理而兼指德行而言中庸之理是至善也中庸之行是止至善也中和是至善之體用也致中和是止至善也如此立說方無病痛矣○先生嘗以爲顔子格致誠正之功有一毫未盡牛溪先生以爲非先生辨之曰顔子與聖人所爭者只在思與不思勉與不勉耳其得之其中之則一也夫所謂思者非格致而何所謂勉者非誠正而何事物之來未能不思而必思之今日旣思而得矣明日事物之來又不免於思則可謂格致之功已畢乎今日旣勉而中矣明日又不免於勉則可謂誠正之功已畢乎夫所謂力之盡者只是就人事上極其力無以復加云爾非若聖人之動以天而不施人事也且顔子之查滓非若衆人之查滓也不貳過不若無過之可貳冰消凍釋不若無冰凍之可消釋纖芥必見不若無纖芥之可見故比之於聖人則微有查滓耳格致誠正固學者事亦不可捨此而求聖人也位天地育萬物許大神妙不測是聖人之能事而其實不過學問之極功耳豈可捨學問之功而別求一種聖人道理耶見以格致誠正斷然爲學者事以其十分盡頭歸之於顔子而求聖人於格致誠正之外無乃未安耶此正釋教拂迹超凡聖之機權也顔子若造其

極則聖人過其極而非中也聖人若止於其極則
顏子必有所未至也所爭在此夫豈多言朱子有
言曰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
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
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
正在此間者是也旣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
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方純是道心也深味
此言則可見心正之極功非聖人未可而程子所
謂顏子心麤者非謂衆人之麤心也○時京畿監
司將以牛溪先生應　旨論薦先生止之曰成某
學者也纍得善名豈不可恥乎當使之安靜以期

成就
差千秋使書狀官拜成均館直講赴　京師
冬還朝拜弘文館副校理知製　敎兼　經筵侍讀
官春秋館記注官　賜暇讀書上疏辭不　許　批
自陳少時誤染禪學之失不敢當論思之任
曰自古雖豪傑之士未免爲佛氏之所汨溺矣不
可以昔日從事禪門之小失輕遞玉堂論思之重
任且悔過自新其志可嘉
十一月復拜吏曹佐郞聞外祖母李氏病棄官歸江
陵
李氏有養育之恩居江陵老無子聞其病甚呈辭

歸侍諫院以外祖歸覲法典不載擅棄職務請罷
上曰雖外祖情切則何可不往覲乎孝行之事罷
職似過不允

己巳三年先生三十四歲

六月復除校理上疏辭不 許促召七月還朝
時朴思菴淳除吏判屢辭不拜先生勸令就職曰
當今時勢當裒集清流靜以鎭物務積誠意以感
聖心銓衡之任不可委之流俗公若固辭使小人
操柄則是公誤國也朴公乃出

八月上疏請解職終養外祖母不 許
先生自以學未進屢辭要職至是申請歸養且俟
學進後從仕 上曰身雖在朝亦可以往來省覲
何必解職仍 命吏曹曰往見外祖母雖非法例
特令往來可也

上劄請停禮日陳賀
朝廷將依舊例禮後陳賀先生謂同僚曰自 上
喪制甫畢遽卽受賀揆之情禮實爲未安百官哭
泣之餘旋卽陳賀是歌哭同時也乃陳劄請行慰
禮而停賀 上問于大臣遂停賀

進講孟子論人君問學之功
進講孟子因 啓曰一代各有所尙戰國之時所
尙在於富國強兵戰勝攻取而已至於西漢之淳

厚東漢之節義西晉之清談皆一代所尙也人君
當觀一代所尙之如何所尙不正則當矯其弊今
者承權姦鉗制之後士習委靡偸惰徒知食祿以
自肥而無忠君憂國之心縱有一二有志者皆爲
流俗所拘莫敢出氣力以振國勢俗尙如此 聖
上當奮大有爲之志以作士氣然後世道庶可變
也昔者孟子以匹夫之力只以言語敎人尙能熄
邪熖廓正路以成如禹之功況人君任治世之責
能以斯道敎民則非徒興化於當時亦可垂敎於
後世其功豈特孟子而已又 啓曰人君不欲治
則已如欲爲治必先下功於學問所謂學問者非
特 勤御經筵多讀古書而已必也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功夫不懈實有其效然後乃可謂之學問
也匹夫在家雖有學問之功其效不見於世人君
則不然蘊之心意者發爲政事故其效立見也當
今民生困悴風俗薄惡紀綱陵夷士習不正而
殿下臨御數年未見治效竊恐 殿下格致誠正
之功有未至也若此因循日益頹敗則國之爲國
未可知也 殿下奮發大有爲之志存心道學講
求善政使臣民曉然知 聖主將興三代之道然
後熟察羣臣之臧否擧錯得宜人器相稱則經濟
之士必有出爲世用者而國事庶可爲也○先是

特進官金鎧　啓言當今年少輩輕蔑大臣已成己卯之習云云承旨奇大升等請對極言鎧欲害士林之狀領議政李浚慶進曰朝廷之上當守體統頃日承旨請對之事非近規恐壞體統也假使有可畏之機自有臺諫及論思之官何必承旨請對耶先生　啓曰此言不然若所言是則何妨於體統承旨亦　經筵參贊之官請對言事亦其職也今者善政不擧百度廢弛若不奮然振作以新一代之規矩而徒然拘常守舊則安能袪積弊而大有爲哉大臣不能引　君當道而惟遵守近規是務殊非羣下所望也○一日　上將視朝適所

御冠不正宮嬪告其故　上愕然曰他人尙不可以此接之況如李珥者耶其見敬禮如此

九月製進東湖問答

凡十一條其一論君道其二論臣道其三論君臣相得之難其四論東方道學不行其五論我　朝古道不復其六論當今之時務其七論務實爲修己之要其八論辨姦爲用賢之要其九論安民之術其十論敎人之術其十一論正名爲治道之本先生時在東湖讀書堂○宵於　經筵啓曰臣累得入侍每見　殿下於羣臣之言略不酬答日今天災時變近古所無臣民惴惴不知更有何事爲

殿下許當敷求善策汲汲救時不宜深拱無所猷
爲也入侍之臣預講所陳晝思夜度及至　上前
壓於　天威言不盡意十達二三自　上雖虛心
酬酢尙患下情不達況淵默不言以阻之乎　明
宗大王以二百年　宗社付之　殿下　殿下受
其憂也非受其樂也　上曰蘊之爲德行然後乃
發之爲事業豈可無德行而有事業乎三代之治
不可猝復也先生曰　殿下此言固是循本之論
但德行非一朝可辦而政事不可一日廢允德未
成之前將置政事於不問而任其紊亂乎是故德
行事業當交修幷進且三代之治固不可猝復矣
至於革弊救民則此豈難行之事程子有言曰後
王若明春秋之義則雖無舜禹之德亦復三代之
治此其明驗也德雖不及於舜禹而奮發大志力
於躬行信任賢臣每事取法舜禹則舜禹之治可
庶幾矣　上因問曰東湖問答何以漢文帝爲自
棄乎對曰先儒謂若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
第二等便是自棄文帝以質美之君當漢道全盛
之時可以復古而志趣不高終於雜伯故臣以爲
自棄耳人君立志不高者大抵皆自棄也

請削衞　社僞勳以定國是

一日於　經筵語及乙巳事李相浚慶　啓曰衞

社之時善士或有坐死者先生曰大臣之言何可
含糊不明乎衛社是僞勳也其得罪者皆善士
也 仁廟禮陟 中廟嫡子只有 明廟而已天
命人心豈歸他人哉而姦兇乃敢貪天之功斬伐
士林以錄僞功神人之憤久矣今當 聖上新政
之初當削勳正名以定國是不可緩也李相曰此
言則然矣但 先朝之事不可猝改先生曰不然
明廟幼冲雖未免姦兇之欺蔽今則在天之 靈
洞照其姦矣雖曰 先朝之事豈可不改乎

請革四館侵虐新進之習

啓曰弊習傷敎者不可不革今士之初登第者四

館目爲新來僇辱侵虐無所不至夫豪傑之士尙
不以科擧爲念况使之毁冠裂服宛轉泥中盡喪
威儀以棄廉恥然後乃登仕版則豪傑之士孰肯
爲世用乎 中朝接待新恩頗加禮貌若聞此事
必以爲胡風矣 上曰此可革也遂命痛禁

與同僚上疏論時務九事

請定 聖志以求實效崇道學以正人心審幾微
以護士林謹大禮以重配匹振綱紀以肅朝廷尙
節儉以紓國用廣言路以集羣策收賢才以共天
職革弊法以救生民其論重配匹略曰古之帝王
所與婚者莫非仁賢之後其求之之道不過曰窈

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已未聞聚闕庭辨優劣如今日之爲請自今勿以容姿服飾推卜吉凶爲等級先觀父母之賢否以察家法次觀威儀之合度以察女德宣問大臣允協衆心然後乃定則國家之福也○嘗於　筵中獻納吳健　啓曰外戚之患不可不預防　上曰人君自不賢故外戚爲患人君苟賢外戚豈能作威福乎且王莽之女孝平皇后亦賢明則何係於父母乎先生對曰　聖敎誠然矣但人君雖賢不可自恃其賢而不爲之撿防也且擇　聖媲而不問其父母家法之如何以冀萬一之幸則無乃不可乎

上劄辭製摩尼山醮詞之　命不　許申辭（此條不知的在何時姑付于此）劄略曰臣待罪　經筵縱未能仰裨　聖德盡廢左道亦安敢頑然製進此文以玷論思之職乎　聖上方奮大有爲之志以復三代之治如此左道之醮尙且因循不革則他復何望云云

十月受暇歸江陵

嘗講孟子至王顧左右而言他　啓曰當今四境之內不治甚矣設使孟子問　上以何如則將何以答之耶　上不答先生在玉堂數月前後進言言無不盡而未見　採納或　斥以過越先生知

天意終不可回遂有去志乞解官歸救外祖母病
上特賜暇
哭外祖母喪

庚午 四年 先生三十五歲

四月拜校理被 召還朝

先生以言雖不盡用而 天意猶眷眷或有可爲之望故赴 召○先生在江陵時以書論出處於退溪先生答曰旣無舊業可歸寧勿爲退計及還朝又以書問曰某爲虛名所誤已入名官之途若循例旅進則與平昔素志背馳故未免拜官輒辭以爲祿仕之計進則無學可施退則無地可歸欲爲祿仕則拘執不許未知古人亦有遇此事而善處者乎退溪答曰然亦無可奈何不如職思其憂隨時處義無負於所學而已惟此無負二字處實不易正如來書所謂三則之間而其拘執不許益所難處古則未知今之遇此不能善處者卽滉是也

與同僚力請削衞 社僞勳

時先生力主削勳之議一時名賢大臣亦或難之而先生獨抗議不撓玉堂四十餘劄蓋皆先生筆也竟得請乃已

八月哭伯氏喪

十月以病解官歸海州野頭村（即先生婦家也）

京鄉士子從學者甚衆

十二月退溪先生訃至為位哭之

素帶居外又有挽詩後遣弟瑀操文以祭（詩文並見原編）

辛未五年（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自海州還坡州栗谷

拜吏曹正郎不赴

夏復拜校理赴　召還議政府檢詳舍人弘文館副應教知製　教兼　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皆病辭歸海州

一日與學者遊賞高山石潭九曲日暮乃還名第四曲曰松崖仍作記其餘八曲及架空菴皆名以識之遂定卜居之計

六月除清州牧使

專務教化手撰鄉約以率州民（鄉約見原編）

壬申六年（先生三十七歲）

三月病遞入京

夏拜副應教病辭歸栗谷

與牛溪先生論理氣四端七情人心道心

先生答曰雲峯胡氏曰性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心發為意便有善不善退溪先生則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胡氏以情意為二

歧退溪以理氣爲互發此皆未然蓋心之體是性心之用是情性情之外更無他心故朱子曰心之動爲情情是感物所發底意是緣情計較底非情則意無所緣故朱子曰意緣有情而後用心之寂然不動者謂之性心之感而遂通者謂之情心之所感而紬繹思量者謂之意心性果有二用而情意果有二歧乎五性之外無他性七情之外無他情孟子於七情中剔出其善情目爲四端非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也情之善惡夫孰非發於性乎其惡者本非惡只是揜於形氣有過不及而爲惡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四

端七情果爲二情而理氣果可互發乎夫以心性爲二用四端七情爲二情者皆於理氣有未透故也凡情之發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自註發之以下二十三字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理氣混融元不相離若有離合則動靜有端陰陽有始矣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曰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互發者豈不謬哉牛溪以爲朱子論人心道心有或生或原之說似與退溪之意合四七之與人心道心雖其立言意味差有不同皆說性情之用耳理氣互發之說非天下之定理則朱子何以有

此言耶先生曰感動者固是形氣而其發也直出於仁義禮智之正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其源雖本乎天性而其發也由乎耳目四肢之私故主乎氣而目之以人心人心道心只是一心而隨其發而異其名耳若理氣互發則是理氣二物各爲根柢於方寸之中未發之時已有人心道心之苗脈理發則爲道心氣發則爲人心矣然則吾心有二本矣豈不大錯乎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吾兄何從而得此理氣互發之說乎退溪以四端爲由中而發七情爲感外而發以此爲先入之見而以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主張而伸長之心必有感而動而所感皆外物也天下安有無感而由中自發之情乎所感有正有邪其動有過有不及斯有善惡之分耳今以惻隱言之見孺子入井然後此心乃發所感者孺子也孺子非外物乎安有不見孺子之入井而自發惻隱者乎就令有之不過爲心病耳非人之情也朱子之說意必有在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爾非曰四端則理先發七情則氣先發也且言七情則四端在其中非若人心道心之相對立名也吾兄幷而比之何也旣曰道心則非人心旣曰人心則非道心故可作兩邊說下矣若七情則已包四端在

其中不可謂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烏可分兩邊乎且天地之化卽吾心之發也天地之化若有理化者氣化者則吾心亦當有理發者氣發者矣天地旣無理化氣化之殊則吾心安得有理發氣發之異乎若曰吾心異於天地之化則非愚之所知也（自註此段最可領悟處）往復長書數十篇明白發越間有發先賢所未發者又有理氣詠心性情圖（並見原編）

八月差遠接使從事官病辭

上疏辨相臣劄

時權姦旣去士論稍張而流俗大臣所向不同小人之不得志者陰伺閒隙前輩之庸碌者咸懷不平金鎧等遂欲構陷士類適鎧子世輝徑澁而不售有李元慶者李相浚慶之從弟失職怏怏常冀朝廷有事　上舅鄭昌瑞亦欲擅攬權勢相與糾結潛圖內通欲攻朴淳奇大升李後白等十餘人有李膺者得元慶遺昌瑞書示沈仁謙略曰此事令明當發內通不可不速圖云云蓋李相沮抑後進故羣小皆以爲藉口公仁傑嘗謂人曰方今大臣務要安靜其弊也偸士流務欲建白其弊也激吾將見　上盡言使得調劑先生聞之恐其言繁失旨反致　上疑有朋黨止之甚力至是李相臨死上劄請破朝臣朋黨之私蓋指士流也有曰不

事行撿不務讀書高談大言遂成虛僞之風又曰殿下於致知之功思過半矣又曰願 上時露英氣以振警之 上驚問大臣曰若有朋黨朝廷亂矣大臣和解之而語甚糢糊先生乃上章痛斥之疏見原編

九月拜司諫院司諫不就

十二月拜弘文館應教兼如故上疏辭先生有所陳說動引古昔又屢辭職不就 上有李珥本是迂闊者之教

拜弘文館典翰兼如故不就湖堂錄先生名下有拜藝文館應教辭而未詳年月

癸酉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先生三十八歲

七月拜弘文館直提學兼如故病辭不 許促召不得已入謝三上疏乞退 許之三司交章請留不允八月歸栗谷

或曰求退得退可謂快適但人人皆有求退之志則孰有扶持國家者乎先生笑曰若使上自三公下至庶僚皆有求退之志則國家之勢自升大猷勿患其不能扶持也○有感 君恩四絕詩見原編

九月復拜直提學再辭 不許乃赴謝復辭不 許 上曰爾何以退而不來乎對曰臣病甚才疎自度不能有爲故不敢進耳 上曰爾才予所知也勿

爲過謙從令不更退可也先生進言曰臣跧伏田
里未知 聖學成就幾何但人君若有實德則四
方觀感矣今日民生憔悴風俗頽敗臣竊怪焉
聖質英明眞是有爲之資而 卽位之初大臣輔
導失宜每引近規排抑儒者之論故至今不善治
耳又曰匹夫讀書躬行尙且志在濟世況
稟可爲之資操可爲之勢寧無慨然自奮之志乎
鄕約是三代之法而 殿下命行之誠近古所無
之慶也但凡事有本有末朝廷百官未底於正而
先正萬民則捨本而治末事必無成今已擧盛典
不可中止 殿下必須躬行心得而施及朝廷政

令皆出於正然後民有所感發而興起矣弘文正
字金宇顒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先生曰非謂是也若必待德如堯舜然後
可興唐虞事業則何時可做非必德行一如文王
然後始有關雎麟趾之意也 殿下誠心願治則
只此一念便是關雎麟趾之意也卽此一念不退
則可行周官之法度矣
冬上劄論弭災之道 劄見原編
請立志以振紀綱革弊以安百姓 批曰辭意直
切論議痛快覽之令人竦然○嘗於 經筵啓曰
昔者聖人亦有師師不必賢於己有以一言之善

爲師者故芻蕘之言聖人擇焉非必若湯之於伊尹然後乃可謂之師也人君處崇高之位自以爲滿足則善言何由而入乎　殿下謙冲退讓形於下教臣不勝感激但謙讓有二焉不自滿足捨己從人則爲善之本也退託不進無振起之意則謙讓反爲病矣　殿下之言則謙矣至於不從公論自是非人則反有謂人莫己若之病臣竊悶焉

陞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上疏辭不　許

筵臣有言整齊嚴肅最有下手處　上曰何以謂之有下手處整齊嚴肅以外言之故人易於用功主一無適以內言之故難於下手耶先生曰整齊嚴肅不特外貌爲然也若徒整容儀而政事不出於天理則不得爲整齊嚴肅矣如漢成帝臨朝穆穆尊嚴若神而政事顚錯豈可謂之敬乎因進曰臣昔者忝冒玉堂每以唐虞三代之事　啓達則自　上答謂何可猝然爲之乎此　教誠是也臣意亦非欲遽見其效也只欲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漸入佳境耳迂儒則以爲堯舜之治朝夕可做流俗則以爲古道決不可行此皆非也爲治當以唐虞爲期而事功則須以漸進也我國之不治久矣惟　世宗大王之法誠可爲法其時用人不

拘常法任賢使能各當其才故賢不肖分定今日必須擇人授官委任責成然後庶績可熙矣己卯年間趙光祖見遇於 中廟有大有爲之望第以年少士類作事無漸未免騷擾小人乘間起害士林至今任事者以己卯爲戒己卯之作事無漸雖過矣豈不愈於今日之專不做事乎自 上若欲有爲則必先躬行本源澄澈然後爲治之具次第舉行而羣下聳動矣旣先修己必須尊賢所謂尊賢非爵之而已必用其言施之事爲然後方是尊賢也近觀士大夫之習不欲久居一職紛紜辭疾朝拜暮遷其故有三官不擇人人不稱器被人指

笑故遂以辭病得免爲廉恥焉有有志之士事與心違自愧尸素不得己謝病焉或是眞有疾病者亦不得不乞解焉此所以居官不能久也自 上誠志於爲治勵精率下則羣臣莫敢自便而盡心供職矣近日臺諫所 啓若涉宮禁內需等事則自 上必牢拒羣下疑 殿下之有私安所取則乎廷臣多以容默爲得體蓋慮其言之不見信故也○嘗於夜對 啓曰自 上言語甚簡羣臣之言略不俯答 聖意以爲不足答耶如臣之愚固無可問然入侍累日一不咨問臣不知 殿下有爲治之志否也 上曰自顧不能興治也先生曰

自　上雖曰不能臣不信焉今者　殿下沈溺女
色乎好聽音樂乎耽嗜飲酒乎好馳騁弋獵乎但
殿下所欠惟不立志圖治耳此正由學問上欠踐
履之功故也　上曰自古創業之君則不能無失
德而尙致少康立國浸久漸至衰微則雖有賢君
不能爲治矣先生曰此亦不然周宣王漢光武皆
中興之主二君豈賢於武王高祖乎至於晉悼年
纔十四卽位六卿強公室弱而悼公能自振奮卒
成霸業顧其立志如何耳時　上意每謙讓不自
振作故先生眷眷以立志爲言○金宇顒謂先生
曰公於　經席啓辭事業上言語多心學上言語
少吾意則不然自　上若知學問入頭處則事爲
自中於理矣先生曰君言甚好但吾所　啓皆是
立志之事必　上志願治然後亦於學問得力苟
無其志則學問無安頓處故以誠心求治之說反
復焉非先事爲而後學問也時先生欲積誠以回
天意黽勉從仕牛溪先生謂之曰儒者惟以格君
心爲主若　上心不可回則當速引退苟不出此
而先務事功則是枉尺直尋非儒者之事也先生
曰此言固然但　上心豈可遽回當遲遲積誠以
冀感悟若以淺薄之誠責效於旬月而不如意則
亟欲引退亦非人臣之義

十一月請以未出身人通臺憲之路

先是因入侍　啓曰未出身人若有才德則用爲憲官此國家恒規也自己卯禍後遂杜其路此不遵　祖宗之法也世衰道微紛紛士子只知科擧爲發身之路彼第一等人不屑屑於此科擧用人乃叔季之習也或疑未出身者爲臺官則不好者混進此則不然若公論行則此等必選其人矣若公論不行則文士亦多有不善者居要地矣何獨於未出身者憂其混進乎　上曰此言是也至是復申前說大臣之議亦同　上從之

請從李滉　贈謚之請

時廷臣請　贈退溪先生謚　上以無行狀不許曰何以不撰行狀先生進曰昔者黃幹以朱子高弟其製行狀猶在二十年之後況李滉門人安能容易乎如滉行迹昭在耳目行狀有無有何加損吾東以儒名世者雖有其人夷考其言行則多不合儒者軌則若滉精神氣魄稟得不強才調器局誠有不及古人者但一生沈潛義理之學言論風旨筆之於書者雖古昔名儒之言亦不是過　殿下於已死之賢行迹已著猶且靳於褒崇況於一時之士寧有好善之誠滉之謚雖遲一二年猶無大害四方之士疑　殿下無好賢之誠則其害豈

淺淺乎

甲戌 二年 先生三十九歲

正月陞右副承旨因災異應 旨上萬言封事其略曰今之所可憂者有七上下無交孚之實臣鄰無任事之實 經筵無成就之實招賢無收用之實遇災無應天之實羣策無救民之實人心無向善之實今陳修己安民之要爲祈天永命之本修己爲綱者其目有四曰奮 聖志期回三代之盛曰勉 聖學克盡誠正之功曰去偏私以恢至公之量曰親賢士以資啓沃之益安民爲綱者其目有五曰開誠心以得羣下之情曰改貢案以除暴斂之害曰崇節儉以革奢侈之風曰變選上以救公賤之苦曰改軍政以固內外之防 批曰省觀疏辭可見堯舜君民之志善哉論也古之人無以加焉有臣如此何憂不治敢不書紳此疏示大臣議處且 命騰疏以進未幾入侍副提學柳希春曰議時務在俊傑頃日李珥疏自 上命大臣議處羣下擧爲欣悅矣先生起謝因進曰 聖明在上人人進言不爲不多但無分寸之惠及於民生旁觀者乃以無實效歸咎於言事之人如此則士氣必沮喪矣願 上務求實效無尙空言○一日 上謂先生曰漢文何以不用賈誼對曰文帝

雖賢志趣不高見謏言大疑而不用耳凡人有大
志可以做大事譬如主人欲構數間小屋而工師
乃欲構大廈則豈肯聽其言乎今者 聖明在上
民生困悴此眞將治將亂之機不可徒曰恐懼修
省而無其實也近來 傳敎儘善而實效則未之
見也自 上每以變通爲難故終無實效 上曰
若非 祖宗法則更張何難先生曰非欲盡變
祖宗法至如貢案是燕山所加定臣非好更張欲
救民瘼也自古聖賢隨時變通以天運言之歲久
則曆數必差若不隨改則天象差謬四時易序矣
○他日又進曰今日羣臣多不以國事爲念固可
憤歎此亦理勢然也古來不事公而事私者雖得
罪不過罷免而已勉於國事者往往被赤族之禍
惟國事是念者世不常有宜乎營私者衆而奉公
者少也今欲使勉於國事則必須自 上奮發使
人人曉然知 上意在於有爲可也○一日 上
以綱紀未振爲歎先生對曰綱紀之在國家若浩
然之氣在一身也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一事
偶合於義而可襲取之也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
義仰不愧俯不怍然後浩然之氣充滿流行矣綱
紀亦然非一朝發憤而可立也須以公平正大之
心施之政事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直必

擧枉必錯功必賞罪必刑則紀綱立矣 上曰今行何事可以爲治乎先生對曰先定大志得賢委任可也但知人實難必先用功於學問於窮理居敬力行三者勉勉加功至於理明德成則賢愚邪正可以洞照矣且臣聞 御製詩甚有愁鬱之意 殿下何以不樂如許乎夫人君有南面之樂得人而任職則可以泰然和平矣修撰尹晛曰李珥論學以窮理置於居敬之先臣意居敬當在窮理之先先生曰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晛言是也但敬是貫始終之功無先後可論 殿下立志堅定而敬以窮理敬以力行則初似辛苦用功之久至於義理有味則處善循理快然自足心廣體胖泰然悅豫矣時 上頗有微恙羣臣每進戒色之言 上曰大德必得其壽者擧理而言壽夭在天只當順受而已先生曰順受甚不易若毫髮自戕則非順受也程子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此言當留念也○先生於 筵中申論鄕約曰臣意以爲行鄕約太早也養民爲先敎民爲後民生憔悴莫甚於今日汲汲救弊先解倒懸然後可行鄕約也德敎是粱肉若脾胃極傷糜粥不下則粱肉雖好其能食乎副提學柳希春曰李珥之言是也 上命議大臣遂停之

二月請以成渾付閒職兼帶 經筵以時入侍
上於 經筵問曰成渾何如人先生對曰此人臣所熟知是故徵士守琛之子也早承家訓資質純厚可以爲善但其人多病如持平之職決不能堪
殿下必欲見此人則遞其職而使之上來可也未出身人兼帶 經筵是 祖宗朝所爲也如成渾以閒官兼帶 經筵時時入侍可也他日 上又問渾才何如可以致治平乎對曰才非一般有才智出衆可以獨當大事者有才雖不足而能用羣策者渾之才智出衆則臣所未知若其容量則可以能用羣策豈不可以治國乎

請移閒局調疾遞授僉知中樞府事
先生以多病不堪劇仕請遞 上答曰爾當在予左右輔予不德未可辭退調理出仕可也三告始許遞○是時成均館儒生從年齒坐流俗多非之或謂榜中尊敬狀元豈可坐於狀元之上先生曰狀元之尊施于榜會可也館中乃明倫之地長幼之序不可亂也且古者 王世子入學齒讓則狀元非所論也

拜兵曹參知

三月拜司諫院大司諫再辭不 許

請寢黃蠟入內之 命

時 上命義盈庫納黃蠟五百斤外間莫知所用
或云用於佛事先生率同僚請問何用 上曰內
用之物非下所敢仰問也又 啓曰宮中別無許
多用蠟之處此必出於邪岐曲逕故臣等欲防微
杜漸耳司馬光有言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
言者今臣等方以正心誠意望於 殿下而只此
一事不敢宣示則未知幽獨得肆之地其能不愧
於屋漏乎 上曰昔梁武帝口苦索蜜不得不料
再見於今日又 啓曰 殿下至以侯景比臣等
不勝驚愕戰慄之至該司之物固皆 殿下之所
有 殿下用之以正則羣臣當承奉之不暇尙敢
有一言乎若用之以不正則雖該司亦當覆逆況
言官安敢默默乎近者外間喧播以爲將造佛像
聽者疑信之際水銀黃蠟之 命適下人心愈疑
故玆敢仰問以昭 聖明之無惑耳昔舜造漆器
諫者十人武王嗜鮑魚太公不進曰禮鮑魚不登
於俎此豈愛敬不足而然哉誠以忠臣愛君以德
敬君以禮逢迎承順反害於愛敬故也 上曰未
知聞於何人乎欲拿鞫而辨之又 啓曰傳播之
說非出於一人之口若必一一拿鞫則何異於衛
巫之監謗乎 上曰諫院必有所聞之人其直啓
又 啓曰傳播之言行於道路出於里巷則道路

里巷之人其可盡鞫乎古者立誹謗之木且使行旅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未聞明王以謗議之無實而輒加拿鞫也　殿下只治臣等妄言之罪足矣何必立威而箝口以駭四方之觀聽乎　上曰敢諱所聞之人多言以塞之此果無隱之道乎其速直啓先生遂與同僚辭職以　啓曰此不過輕視臣等折之以雷霆之威將以杜塞直言之路也有聞必達此是無隱之道必指摘言根則此乃畏怯逢迎非無隱之道也　上曰朦朧輕啓問則敢諱此果忠直之道乎周禮有造言之刑今則姑恕勿辭可也又　啓曰臺諫有聞不敢不達者固是事君無隱之道而人君聽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詰言根者所以待言官以禮而廣開忠諫之路也若必窮詰言根而輒以造言之罪加諸諫官則羣下莫敢發言而聰明日蔽矣不幾於一言喪邦乎乞罷　不許後　上頗悔之因館學儒生疏還下黃蠟于該司

上劄請勉學親賢臣詳見原編

時　上擢折言官且徑許左相朴淳之辭至於大臣三　啓請仍而不　允先生上劄滌源而論之

四月謝病免旋拜右副承旨復辭遞歸栗谷

嘗入侍自陳多病不能從仕之狀請退而調攝

上曰病若如此則亦無可奈何矣古詩曰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爲友鹿爲羣豈不樂乎先生對曰古之隱士與人主不相接無君臣之契故可以相忘而自適於佳山好水爲樂也臣則受　恩深重雖在畎畝心懸　冕旒又有疾病每患呻吟隱居何樂只是難於尸素故不得不退耳至是決退盧穌齋守愼謂人曰李珥於　經席多言　上所厭聞恐其生事我欲止之而不相知故不能耳先生聞之笑曰我退則無言穌齋可無憂矣鄭松江澈曰聞　上洗耳之敎明日便可引去先生聞之曰季涵過矣我以在朝無裨益故退耳豈以此　敎之故決退乎以此決退明日卽去則此小丈夫悻悻之事非我心事也朴思菴以書勉留先生於簡尾書杜詩一句曰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明日出楊花渡乘舟而歸

復拜承旨大司諫皆不就

六月庶子景臨生

十月除黃海道觀察使上疏請革一道之弊 疏見原編

先生以爲外職非如近侍之列且方伯可救一方民瘼遂赴任上疏請革一道之弊一曰西塞遠戍之苦二曰進上煩重之弊其餘悉以便宜變通大抵以興學校尙敎化恤民隱修軍政彰善癉惡爲

務士民莫不感悅貪官汚吏聞風悚戢

乙亥三年 先生四十歲

正月 仁順王后昇遐二月上疏請勿 過哀

時 上哀毁盡禮幾不能支先生不敢以外藩爲

解遂上疏

三月病遞歸栗谷

拜弘文館副提學兼如承旨 上疏辭不 許四月入謝又

辭不 許

先生以爲國有 大喪臣子分義不可退在遂舁

疾入臨三告猶 賜暇乃出謝復辭 批曰屢賜

休告豈無其意爾今出仕予心良慰陳善格非是

予所期可勿辭也先生不得已就職○後諸公多

疑其去就先生曰進退固非一端我當初固無供

職之志欲於 山陵事畢後退去自 上累賜休

告不改其職且 主上哀疚之中善端開發異於

昔日故欲姑留積誠以冀萬一之幸耳君子果於

忘世則已如或有意於斯世當此剝陰生陽之際

豈無可乘之機乎

請於下 玄宮時依下敎行望哭禮

仁順王后發引 上疾不能行下敎曰下 玄宮

時欲率百官望 陵而哭此禮何如先生 啓曰

禮有常有變躬詣 山陵禮之常也有疾攝行禮

之變也五禮儀只道其常故無攝行之儀若於下玄宮時全然無事似爲欠闕竊恐議禮之臣未及建白也自　上孝思無窮當此大事無所不用其極　下敎之辭允合禮意此實處變而得禮之正傳之後世亦爲成法決無可疑也

五月請卒哭後以白衣冠視事

時持平閔純上疏請於卒哭後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　上下其議廷議不一先生　啓曰必欲盡合先王之禮則當初上下當具衰絰如儀禮之節別造布帽布團領布帶以爲視事之服今旣蹉過不能追復寧依宋孝宗制上下白衣冠帶視事爲近於古禮也若玄冠烏帶之制揆之情禮至爲未安宋高宗朝羅點建爲此制此時喪紀廢壞易月之後純用吉服故點議猶愈於巳朱子君臣服議辨論甚詳豈可不從朱子之論而泥於羅點之議乎五禮儀撰定時許稠引羅點之說遂爲定制當時無識禮之儒臣不能導　先王於正禮至今志士慨歎豈可再誤於今日乎　上從之○又啓曰臣嘗聞　殿下謂侍臣予欲學問只緣多事未遑也不識有諸　上曰有之先生曰臣聞此言一以爲喜一以爲憂喜者喜　上有學問之志也憂者憂　上不察學問之理也所謂學問初非兀

然端坐終日讀書也只是日用閒處事一一合理之謂也今若讀書而日用處事不求當理則豈所謂學問者哉且學問要以立志爲先立志不極高大則所趨必卑須奮發大志以堯舜爲準可也將罷 上呼先生曰前日歸鄉里仍爲監司久未相見矣仍問海西民瘼○嘗進講書傳至肯構肯堂啓曰今人多不解此義只以膠守前規爲堂構此甚不可其父定其基址其子仍其制而構屋乃謂善承父業若守其基而無所營建則乃是不肯堂構也以國家言之 祖宗創業多有未遑者或將移歲變多有可矯革者隨宜經紀當乎義理乃是繼志述事也

乞從徐敬德 贈職之請

時朝臣請加 贈花潭徐先生職 上曰敬德所著書多論氣數而不及於修身之事無乃是數學耶且其功夫多有可疑處先生 啓曰其功夫固非初學所當法其學出於橫渠其所著書若謂之脗合聖賢之旨則臣不知也但世之所謂學者只倣先儒之說以爲言而心中無所得敬德則深思遠詣多有自得之妙實非文字言語之學也 上許之遂贈議政

六月上劄論 君德

一立志二進德三推行四保躬箚見原編 上答曰毋
甚高論寡人不敏不足以當之先生明日入對
啓曰自 上所答毋甚高論若只是 殿下謙辭
則可矣若實以臣等之言爲高則恐非 宗社生
民之福也漢文帝以三代之說爲高論故功烈卑
彼其卑此豈可法乎

命刪正四書小註

先生嘗定大學諺解眉巖柳公希春因牛溪先生
求見矣一日 上命柳公詳定經書諺解柳公辭
以力小任重仍薦先生學問高明 上於筵中敎
曰四書小註多有未穩處欲稍刪削以便觀覽玉
堂可任此也先生 啓曰此非臣所能獨當學問
之士不論出身與否使與同議刪削恐得其宜○
先生於四書諺解訖工而五經則未及焉又就四
書小註以朱墨批抹或圈或點分爲八條訂其得
失語孟失於壬辰兵火獨庸學存焉其他周易傳
義及近思錄口訣亦行於世

七月劄論推治憲吏之非

時宮奴有犯禁者跳入 王子寓舍憲吏追捕之
上以爲作挐下吏于禁府先生 啓曰 殿下只
聽婦寺之言婦寺不可盡信且 王子下人素稱
縱恣不可不嚴加撿飭而 王子阿保亦當擇醇

謹慈良之人且侯氏一婦人也尙知教子之方當
曰患不能屈不患不能伸今 殿下有子何患其
不能伸乎又上劄爭之又於 筵席進曰近日以
憲吏一事守法之臣多忤 聖旨 殿下歷觀前
史豈無所見自古阿諛附託者後必背叛守正不
撓者後必盡忠漢高欲以趙王爲太子周昌廷爭
甚強以人情言之昌可謂不愛趙王矣厥後高祖
深以趙王爲憂欲爲保全之計趙堯薦周昌爲趙
相昌盡誠保護呂后不能召致趙王先召周昌然
後乃致趙王惟其平日有守正之節故後日能保
護也此意非獨自 上知之妃嬪亦當知之 上

默然

八月劄論諫院請推大臣之失

時載寧郡有奴殺主者左議政朴淳爲委官 上
以無明驗 命釋之憲府請還囚諫院以爲再起
獄有後弊先生上劄曰奴殺其主綱常大變十分
窮治明知無罪之實然後可釋也今此獄事屍帳
雖不符合未及究竟遽 命放送如其無罪也則
不可更鞫矣如其有罪則雖十起 王獄烏可已
乎縱綱常之罪助爲惡之人獨無後弊乎先是沈
義謙爲舍人以公事到領相尹元衡家元衡妾女
壻李肇敏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義謙見室中多

有寢具歷問其人則其一乃金孝元也時孝元有文名義謙心鄙之曰安有文學之士託迹權門乎決非介士也後孝元登魁科聲名日盛流輩爭推之義謙執前事遏銓薦孝元居郎僚六七年始入銓蓋義謙曾有扶護士林之功故前輩多許之孝元當官盡職喜進清流故後輩多與之孝元嘗謂義謙心戇而氣粗不可柄用由是義謙儕輩疑孝元有修隙之意或指爲小人而孝元儕輩皆疾義謙以爲害正之人前後輩不相協有分黨之漸及是孝元爲司諫許曄爲大諫曄雖前輩而推許孝元故後輩尊之爲領袖朴淳有清名重望而是前輩故指爲義謙黨曄孝元以按獄失體請推考朴淳物情甚不韙之正言趙瑗以請推考大臣爲非兩司皆避嫌而獨大司憲金公繼輝所見與趙瑗同仍論許曄以尸親切族持論過中玉堂將處置而僚議不一先生以爲大臣有罪則遞之可也罷之可也雖流放竄殛可也言官隨事論斥有何回避但不可請推推考者有司詰問照律乃督察庶官之法也昔漢臣有請使司隷校尉督察三公而議者非之今之請推大臣乃有司督察三公之法也諫院之　啓既非而憲府雷同皆可遞惟大憲及正言可出僚議又以大憲之論過中亦可遞於

是盡遞兩司而只出正言公議皆以爲得中而孝元儕輩多不快曄之子鎝爲銓郎嗾繼輝之斥其父參判朴謹元阿附孝元乃出繼輝爲平安監司未幾又以李公後白爲咸鏡監司柳公希春棄官南歸先生曰柳公讀書之人也李季眞後白字金重晦繼輝字練達時務明習典故皆不可去朝也乃上劄請留不得自是黨論紛紜先生務爲調停鎭定之策士林倚以爲重未久先生去朝而乖張日甚亦爲搢紳之患

九月進聖學輯要

先生輯經史要語切于學問政事者次第彙分凡五篇幷劄以進翌日　上謂先生曰其書甚切要此非副學之言乃聖賢之言也甚有補於治道如我不敏恐不能行先生謝曰自　上每有此敎臣切悶焉昔宋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宗社臣民之福　殿下之言無乃近此乎

十月進講大學衍義論克己復禮

啓曰人性本善純是天理只是己私爲蔽故天理未復若克去己私則全其性矣顔子窮理素明天理人欲如見白黑故直從事於克己復禮今人從前無窮理功夫直欲克己則不知何者爲己何者

爲禮或有反以己私爲天理者矣此所以格物致
知爲大學之始功也且古者做功夫不多說克己
復禮便去實做故只此四字可以作聖今者言語
儘多而元無實功故亦無實效矣　上曰顔子云
博我以文此時有何等文乎對曰此時已有六經
且楚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倚相之生
先於孔子則此時有文可讀但不若後世之多耳
上曰顔子非徒明智儘是有勇故能向進不已對
曰　上敎甚當旣知如此篤志勇詣則何所不至
近日自　上每發愛民之敎但有其心無其政則
民無蒙惠之效矣　上曰今日生民比曩時何如
對曰此於權姦當國時則浚剝似減矣但貢賦徭
役之規甚乖事宜日漸謬誤民受其害若不改轍
則雖日下愛民之　敎無益也　上默然

受暇省墓于坡州

時沈金角立朝著不靖先生嘗見盧相守愼曰兩
人當出于外以定浮議盧相白　上欲出之先生
又　啓曰此兩人未必深成嫌隙只是我國人心
輕躁其親戚故舊各相告語遂致紛紜大臣當鎭
定故欲出二人以絕其根耳今日朝廷雖無姦人
顯著者亦豈必無小人乎若小人目以朋黨爲兩
治之計則士林之禍必起矣自　上不可不知此

意後以 特旨授金孝元慶興府使 教曰此人在朝使朝廷不靖當補邊邑授沈義謙開城留守

先生乞暇將行 啓曰臣有所懷不敢不達孝元補外之擧非但大臣之意與臣合實是士林閒公論第孝元疾病甚重受任北塞顚頓霜雪之中則緩死爲幸且大臣欲以兩人補外以爲鎭定之策而已非以孝元爲有罪而放逐之也請以內地僻邑授孝元 上疑其黨於孝元 嚴批不許後於經筵先生復申前請時孝元已改富寧 上又命改爲三陟府使

還朝 召對于思政殿

啓曰古者無學問之名日用彝倫皆人所當爲別無名目之可言君子只行其所當爲者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彝倫之行廢而不擧於是以行其所當爲者名之以學問學問之名旣立反爲世人所指目吹毛覓疵或指爲僞使爲學者諱祕還就以避其名此後世之大患人君須主張學問使流俗不得謗議可也 上問曰見成渾乎其病何如終不能仕乎不能爲邑宰乎對曰邑宰尤非病人所堪也上曰能授學徒乎對曰亦以病不能也 上曰予觀往史時代漸變夏不及唐虞商不及夏周不及商今代固難復三代之治也對曰世道固漸降

矣然若行古道豈無復古之理乎程子有言唐虞不可及三代決可復蓋唐虞之世無爲而化後世所不能及若三代之治則苟行其道必可復也只是不爲耳後於夜對進 啓曰天理人欲間不容髮二者初非二本人心未發時只是渾然天理而已每於動處善惡分焉心動然後乃有人欲 上曰動者因氣氣有淸濁故善惡分天理人欲初非幷立於心中也先生曰 上教至當天理人欲初非二本而旣分之後界限明甚非天理則是人欲非人欲則是天理無中間溫吞煖處也仍 啓曰古人以夜對勝於晝講者羣動旣息君臣於靜中相對思慮專精啓沃有效故也今自 上亦當以學問可疑處及時政得失 下問臣等也 上曰必須稍有所得然後乃可會疑故不能問也

十一月請加 贈成守琛職

啓曰徐敬德成守琛一時幷出學問之功敬德固深而德器之厚守琛爲優故論者互分優劣 先朝贈守琛爲執義 贈敬德爲佐郎近者加 贈敬德右相而守琛則不加焉士類以爲歉臣意加 贈爲當守琛廉頑立懦之功眞可尙也 上曰旣以爲賢者則襃贈爲重矣爵之高下何關敬德之贈亦似過矣

十二月復朴思菴書

思菴少遊花潭之門以爲經傳所論未嘗及天地之先又以爲天地未生之前冲漠無眹而已又以澹一清虛爲氣之始先生以書辨之略曰夫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太極生兩儀閤下以此等說皆歸之於天地已生之後乎天地未生之前謂之陰者甚當但既是陰則是亦象也安得謂之冲漠無眹乎冲漠無眹者只是單指太極而實無冲漠無陰陽之時也閤下且道天地只一而已乎若曰天地無窮生滅則此天地未生之前陰含陽者乃前天地既滅之餘也豈可以此爲極本窮源之論乎台諭又曰然則太極懸空獨立此又不然前天地既滅之後太虛寂然只陰而已則太極在陰後天地將闢一陽肇生則太極在陽雖欲懸空獨立其可得乎張子之論固爲語病滯於一隅而花潭主張太過不知陰陽樞紐之妙在於太極而乃以一陽未生之前爲陰陽之本無乃乖聖賢之旨乎大抵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太極無不在焉此太極所以爲萬化之樞紐萬品之根柢也今曰澹一寂然之氣乃生陰陽則是陰陽有始也有始則有終矣然則陰陽之機其息也久矣且澹一之氣目之以陰則太極非根柢而陰氣乃根柢也但以陰爲

陽之母而不知陽爲陰之父也其可乎且所謂冲漠無眹者指理而言也若曰指氣則不可謂之無眹也故冲漠無眹之稱如就氣質上指本然之性也雖曰本性而實無本性離氣之時雖曰冲漠而實無冲漠之時也若曰實有冲漠之時而乃生陰陽則此亦陰陽有始也花潭用功非不深而但思之過中反以氣爲陰陽之本理氣雜糅無辨不能妙契聖賢之旨豈不可惜哉

病遞授護軍

有送趙汝式之任通津說見原編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三